



## 洞口湘黔古道

文 / 江单

溯平溪江而上, 洞口县城往北八里, 此处江水沟壑纵横, 群峰耸峙, 峡山峡水, 平溪江水在此形成深潭, 故曰洞口塘。

洞口塘是为洞口得名之始, 到达此处自此进入雪峰山腹地。

平溪江左侧, 为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沿平溪绵延数千里, 直达云贵, 为湘黔古道。

古道风景独好, 道右数十米悬崖深处为奔腾不息的江水, 左为叠峦叠翠的雪峰山。

湘黔古道时而从雪峰山上越过, 时而从平溪江河岸走过, 时而挂立在雪峰山近江边的悬崖上。

沿着湘黔古道走完雪峰山, 就差不多到了贵州。古语言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湘黔古道虽无上青天之难度, 也是差不离了。

这条曾经辉煌的古道如今大多被毁, 或淹没于枯草之中, 无迹可寻。

古道已被多条道路取代, 如平溪水江右的 320 国道, 虽只容两辆汽车并行, 且多在悬崖上通行,

但较之更险的湘黔古道, 已好太多了。

如今, 这条曾经上控云贵、下制长衡的古道, 只余十里。

云贵多山林, 古代洞口的乡民们常结伙走上湘黔古道, 从云贵贩卖树木, 再捆绑成排, 顺沅水入洞庭、汉口。所谓排古佬是也, 排古佬多了, 也造就了怀化洪江商埠当年的异样繁华。

雪峰山多石, 故古道均为青石板铺就。拾级而上, 石缝中的无名小花, 倔强地探出小小的身子, 如邻家女儿, 既羞涩, 亦好奇。

旁边的山上, 树高林密, 古时应有猿猴窜出, 蛇虫出没。如今虽少飞禽走兽, 但欲滴水的空气, 野花之清香, 让人自觉进入桃源胜地。

古道的险, 不得而知。而这条洞口乡民的唯一通道, 承载着众多英雄的家国情怀。

121 年前, 蔡松坡正是行走在此古道, 来到长沙时务学堂, 师从梁启超, 开启民智。

而更多现代的洞口乡民, 从湘黔古道离开, 又回到湘黔古道。他们带回来的是经济成效、就业机会, 更多的则是山外的见识和智慧。

历史久了, 传说也就多了。洞口西部瑶乡的驿道为湘黔古道支线之一, 古道边一天然大石, 刻一“寿”字, 当地乡民代代相传, 此为唐朝诗人王昌龄所书。

时日已久, 是否昌龄所书, 当已无考, 而乡民对此仍坚信不疑。也许, 在乡民心中, 明知传说, 却仅为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景而已。

古道穿山越岭, 路途遥远, 故桥、亭众多, 如宝瑶村的太平桥、思义亭。桥名、亭名顾名思义, 一路太平, 多与义气薄天之人同行。

湘黔古道的桥是亭, 亭亦桥。长途跋涉, 休憩尤为重要。所以古道的桥上遍覆青瓦, 并设长木板供路人歇息。而亭虽飞檐翘角, 其最初功用, 亦与桥同。

洞口塘沿湘黔古道北行约六十里, 则遇一镇, 曰江口。在此即为翻越雪峰山之始, 越过江口, 入怀化, 直入云贵。

此地知名, 得益于八十多年前的那场倭寇侵华, 七十三年前的八月, 华夏儿女与倭寇在江口激战, 取得雪峰山会战之胜利。

此战, 亦为抵抗倭寇收官之战。

国民革命军七十四军的热血男儿, 当年定是在这湘黔古道打马走过, 一寸山河, 一寸鲜血, 不知染红了多少湘黔古道的青石板。

替代湘黔古道的, 除 320 国道外, 还有两条通道。一为沪昆高速, 其势如行龙, 越雪峰山, 隧道长近三十里。

而另一替代者则为怀邵衡铁路, 国道、高速、铁路演绎成了现代的湘黔古道。

古道若有知, 应是欣慰于斯。

## 善终的梁山好汉隐含了施耐庵的哪些玄机?

文 / 掌上历史

《水浒传》虽由施耐庵定稿, 却是宋元之际众多说话人与书会才人参与的集体创作。他们附丽在善终好汉身上的理想与价值, 折射出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 构成另类思想史的素材与底色 (尽管说到底, 有的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百回本《水浒传》里, 直到征方腊前, 梁山好汉仍全伙在世, 其后与方腊对垒时却接二连三地损兵折将。及至平了方腊, 从杭州准备班师时, 除此前回蓟州的公孙胜与留用京师的 5 人, 还有 36 位好汉。在这 42 名中, 宋江喝了御赐药酒, 自知不久人世, 唯恐李逵再反, 将其骗来同饮, 一起鸩死; 吴用、花荣寻梦蓼儿洼, 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 卢俊义饮下钦赐毒酒, 水银坠入肾脏, 酒醉站脚不稳, 淹死在淮河。这类俱非善终的下场, 不仅宣告了“替天行道”梁山梦的幻灭, 而且反映了小民百姓对污浊朝政的彻底绝望, 同时传达了统治阶级主流思想, 即绝不容许造反领袖与骨干有好下场。

班师前夕, 鲁智深在六和寺听到钱塘潮信, 应了

“听潮而圆, 见信而寂”的偈语, 坐化圆寂。武松也随即出家寺中, 他在睦州决战时断了左臂, 尽管已成废人, 小说却说他“至八十善终”。作为一种善终的类型, 小说表彰于武松与鲁智深的, 无疑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的止杀向善观念。成为对照, 刚要起程, 杨雄发背疮, 时迁生搅肠痧, 相继而死。林冲也患风病瘫, 不能痊愈, 留寺由武松照看, “半载而亡”, 都未能入善终之列。

刚离杭州, 燕青就劝旧主卢俊义“纳还原受官诰, 私去隐迹埋名, 寻个僻净去处, 以终天年”, 卢俊义自以为没有半点异心, 执迷于衣锦还乡与封妻荫子, 对昔日小厮“只恐主人此去无结果”的忠告置诸脑后。燕青不告而别, 遗书宋江说: “自思命薄身微, 不堪国家任用, 情愿退居山野, 为一闲人”。他未雨绸缪, 早有李师师代为讨得的赦书, 终于遂其所愿, “洒脱风尘过此生”。燕青之得善终, 小说称赞他“可谓进退存亡之机”, 也寄托了普通民众对洞达知性的向往追求。

到苏州城外, 李俊佯装中风, 请求留下童威、童猛照看, 表示一俟痊愈即赴朝觐。获准以后, 他与二童赶往榆柳庄。在征方腊途中, 李俊路过此地, 与当地费保等四人太湖小结义, 烛见到“太平本是将军定, 不许将军见太平”的前景, 约定“趁此气数未尽之时, 寻个了身达命之处”。这次会合, 他们不负旧约, 造船出海, “自投化外国去了, 后来为暹罗国之主”。

这一笔“谁知天海阔, 别有一家人”的交代, 转化为明清之际《水浒后传》的引子, 但陈忱的续作把未死的好汉全拉进来, 虽别有寄兴, 却自作主张。《水浒传》只说李俊他们“自取其乐, 另霸海滨”, 这一善终类型, 不仅是普通百姓“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生存智慧的具体表现, 而且与《诗经·硕鼠》“逝将去汝, 适彼乐土, 适彼乐土, 爱得我所”, 与孔子“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的理念一脉相承, 你也不妨说他们在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国或乌托邦。《水浒传》以诗句点赞他们: “知几君子事, 明哲迈伦。重结义中义, 更全身外身。”

在小说作者看来, 李俊与燕青在行事方式上虽有不同, 但都属于“知几明哲”的典型。

据百回本《水浒传》, 征辽回京后, 公孙胜请宋公明兑现前诺, 放他归山, 从师学道, 侍养老母, 宋江只得让他回蓟州跟罗真人学道去了。小说结末交代, 神机军师朱武与混世魔王樊瑞后来同为全真先生, 云游江湖, 也去投奔公孙胜出家, 三人都“以终天年”。这一善终类型旨在弘扬道教, 即小说作者借罗真人之口说的“俗缘日短, 道行日长”, “远绝尘俗, 正当其理”。

与公孙胜类似的还有戴宗, 他夜梦道教神崔府君的勾唤, 发了善心, 交出官诰, 赴泰安州岳庙, 陪堂出家, 虔诚礼敬。数月之后, 与道伴作别, “大笑而终”。公孙胜、戴宗为代表的以道化人式的善终, 与鲁智深、武松那样立地成佛式的善终, 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也可以掂量出佛道两教在民间的分量。

总之, 《水浒传》里得以善终的好汉, 或包蕴了底层民众的观念, 更多掺杂了统治阶级主导思想。

## 老舍回国之因: 在美国生活非常苦闷

文 / 人日

1946 年, 美国邀请老舍访问一年。这种邀请其实有“统战”意味。

老舍访美, 头一年的活动非常频繁, 以至于频繁到本来准备“放青儿”的他抱怨自己几乎被这种热闹累垮。那时美国的文学界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突然来了一位中国当代的文学名家, 当然在美国受到了空前关注。

此前, 作为极其稀有的个案, 老舍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了美国。因而, 他在美国文学圈里有点小小的知名度。作为一个战时友好国家的文学使者, 他应邀周游了当时美国的一些主要都会城市, 观摩了数十场戏剧演出, 做过一些文学讲演, 会见外国作家并参与各类文学活动。他还曾在纽约给南开校长张伯苓拜寿, 参加作家写作营, 观摩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 还受邀访问了加拿大等等。

转眼到了 1946 年底, 访问规定的时间逼近, 此时中国内战爆发了。老舍经过了一番考虑后决定先留下来静观时局, 同时继续完成自己《四世同堂》的写作。

留下来的日子显然没有第一年好过。第一年他是美国国务院请来的客人, 风风光光, 出入体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从访问学者变成了滞留客, 待遇就两样了。幸而, 老舍有赛珍珠的帮助, 在移民局办妥了允许滞留的法律手续。

大量史料表明, 这段时间的老舍很少有朋友往来。他在纽约租了两间公寓房, 终日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1947—1949 年, 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戏剧《五虎断魂枪》等。

老舍的这段日子并非很惬意。他在写给友人的另外的信里便真实地剖白了自己的内心: “……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 开开眼界。今年, 剩下我一个人, 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 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洋饭吃不惯, 每日三餐只当吃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 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 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 似应该说大杂‘楼’里。不过, 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 一想起国内友人现在的窘迫, 也就不肯再呼冤; 有个床能睡觉, 还不好吗? 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 而且袋中有冤孽钱, 我大可去天天吃吃喝喝好的, 而后汽车兜风, 舞场扭旋, 乐不思蜀……没有享受, 没有朋友闲谈, 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 ‘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 这是地道受洋罪!” 其间, 老舍还几次生病——这样的状态和心情, 能不生病么! ——以至于他在信中叹道: “……这年月, 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 胃, 头, 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吗?” 丧气成了这个样子! 老舍的心情, 可以想象是坏到了极点。但是, 他还没有绝望: “……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 因为头昏, 就会醉; 爽性不吃。没有醇酒, 似乎也就没有妇人; 也好, 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日子既然过得像老舍描写得那样苦哈哈的, 那他为什么不回国呢? 老舍自述道: “我想: 出来一趟, 若能有几本书译出, 总算不虚此行。”

看来, 为了译书和出书, 老舍没少付出, 而且跟译者、出版人合作常有麻烦, 甚至还打过一场不小的官司。老舍也去过好莱坞, 寻求把其作品搬上荧幕。虽然一个人滞留异国、孤零零写作不易, 老舍最终还是完成了不少作品, 没有愧对这些日子。